



当代文学大系

DANGDAI WENXUE DAXI

新文化运动拉开了现代文学的序幕，吹响了文学革命的号角。涌现出灿若群星的作家群体，创作出大量反映时代、反映民众觉醒的优秀作品。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文学创作更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本书系对这一历史时期的文学作品做了总结性的概括，将有影响的作家作品尽收其中。

睿智话自达

季羡林◎主编



中国当代文学大系

睿智话自达

主编 季羨林

大众文艺出版社

目 录



崎岖山路告诉我	柳 萌 (1)
冬去春来随感录	荒 煤 (3)
“职业杀手”与“信息高速公路”	荒 煤 (9)
“九斤老太”新说	姚北桦 (13)
为西湖不平	费孝通 (15)
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	费孝通 (18)
“何必曰利”	钟惦棐 (29)
如此“科学”观	钟惦棐 (31)
“名”的糊涂	钟惦棐 (33)
人道主义	施蛰存 (35)
匹夫有责论	施蛰存 (37)
讣告	施蛰存 (39)
略谈“个人崇拜”	恽逸群 (41)
论新八股	恽逸群 (45)
对人类社会公理的敬畏	赵鑫珊 (48)
尊重知识	陶 白 (51)
新式的暴发户	陶 白 (53)
话说古今书生	陶 白 (56)
法源寺内	秦 似 (58)
放的早迟	秦 似 (62)
漫谈左右	秦 似 (65)
焚书杂谈	阎 纲 (68)



《孟德新书》	唐 弢 (71)
“言论老生”	唐 弢 (73)
座右二铭	唐 弢 (75)
“谢本师”	唐 弢 (78)
鬣狗的风格	秦 牧 (80)
哀“八旗子弟”	秦 牧 (84)
皇帝瘾	秦 牧 (91)
姓氏的历史烙印	秦 牧 (96)
论恭维	夏 衍 (100)
“废名论”存疑	夏 衍 (101)
从点戏说起	夏 衍 (103)
杂文复兴首先要学鲁迅	夏 衍 (105)
绀弩还活着	夏 衍 (108)
迷信种种	绿 原 (111)
最佳的“佳作”	绿 原 (126)
吹牛和“信仰危机”	耿 庸 (131)
说说“将人作狗”	耿 庸 (136)
威信和威福	高 植 (141)
井冈山雕塑园	袁 鹰 (143)
论“听话”	郭小川 (148)
一点见识	郭小川 (153)
论等“行情”	唐达成 (155)
尴尬二十四	流沙河 (157)
打菩萨和塑菩萨	流沙河 (160)
发辩的争论	郭沫若 (162)
造反世家	徐铸成 (164)
春节联想	徐铸成 (166)
畅谈国事	徐铸成 (168)
《悲哀的玩具》选编后记	贾植芳 (170)

为小兰呼冤	葛 子 (172)
婉转的粗暴	屠 岸 (175)
不能漠视的“作风”	屠 岸 (176)
论“赔本赚吆喝”	章 明 (177)
“吃运动饭”	章 明 (180)
讲真话与听真话——读史札记	章 明 (183)



崎岖山路告诉我

柳 萌

生长在冀东平原的我，自幼习惯埋荡的路。

在我当时的眼里，脚下的这条路就是架云梯，只要不停地往前走，准会摘到眨着诡谲眼睛的星星。有时我又朦胧地觉得，脚下的这条路就是根带子，只要不停地往前走，一定会到达很美的地方……

渐渐地，我长大啦。告别了生养的土地，顺着熟悉的平坦的路，我走向广阔、纷繁的世界。从无忧无虑的孩提时代，一晃几十年过去了，这期间又走过多少路呵，难道都是这般平坦、这般美好吗？

请原谅我的愚笨。不知为什么，即使身处逆境的时候，我也不曾认真地想过，留在我记忆里的，仍然是起步时的路。就这样，许多时光，又流逝了……

今年夏天，我去云南。从昆明到瑞丽行程近万里，汽车在崇山峻岭间奔跑，忽而左，忽而右，忽而上，忽而下，急转弯，大陡坡……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第一次意识到，原来还有这样崎岖的路。在这样连绵不断的曲折的路上走，即使最疲倦的旅人，我想也是无法打盹的，更何况像我这样在平原长大的人呢，只好观赏沿途的景致。

亚热带的风光，多彩多姿，每朵花都有魅力，每片叶都会诱人。只是看得多了，由于重复而略显单调。倒是司机开车的情形，使我这平原人更觉新鲜。

他是位精明的中年人，技术非常过硬，而且从不胡来，什么地方该快，什么地方该慢，他心里都很清楚一路上超越不少车辆，却





使人感到安全。

我们这些文化人，坐在车上，你来点幽默，他说个笑话，弄得沸沸腾腾，但他很少受干扰，总是专一地注视着前方。说是前方，其实百尺之内根本没有开阔的视野，有时走着走着，一辆逆向开来的车，突然从山弯里钻出来，从我们的车旁擦身掠过，大家为之一惊，他却镇定自若，照样开他的车。我们的车，有时驶过万丈深渊的边沿，有时驶过陡峭难抑的滑坡，他都处理得很好。

有次在一个地方停下来，他正在洗刷汽车，我同他聊了起来。

我说：“您车开得真好。在这样险的路上，不怕吗？”

他笑了笑，然后严肃地说：“不怕是假的，过怒江时腿肚子都在颠，急弯陡坡这么多，稍不注意就会出事。关键是要注意前方，不要受一时的外界干扰。在云南这地方开车，只要相信自己，心就不至于动摇，路也就顺了。”

这番蕴含哲理的话，使我回味之后想到了人生和对理想的追求。

我们在这世界上要生活几十年，总不会一生都是平顺的，同样要走过崎岖、艰难的道路。就以我自己来说吧，尽管早年祈盼过道路平坦，实际上却经历了异常的坎坷，那一次次突来的打击，多像山路上不时出现的弯道、陡坡、狭窄地段。但在过去我从未想过这些，几乎是稀里糊涂地熬过那段岁月。

现在认真地仔细想想，我所以会在艰难中挺过来，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同样是因为有颗充满自信的心。要是我不相信未来会好起来，听任一时的恶运、不幸为不公平所左右、干扰，说不定我早被压垮了。坚强意志的钢锭，要用艰难的熔炉冶炼。这就是人生提供的真谛。

经过几天的艰难旅程，我们终于到达目的地。山青、水秀、人美的傣乡，使我们如醉如痴地倾倒了。这时我不得不暗暗反问自己：假如比这更崎岖山路需要我徒步跋涉攀登，如果当时我失去信心，那么，能有幸领略这美好风光吗？我仿佛听到崎岖山路告诉我：理想佳境永远属于执著的追寻者。



冬去春来随感录

荒 煤

已经是 1989 年的岁末了，偶然在一次聚会中碰到了一位老战友，握手问好时，不料他对我叹息道：“你不要再写了！”

我点点头，笑道：“是啊，言多必失。”

随后，我们也没有再作什么交谈。我既没有问，他叫我不再写文章，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也没想到为什么我会脱口而出，就回答了那句话，好像我同意他的看法，的确写了不少有失误的文章。后来回家想想，觉得很抱歉，不免有些自我谴责：我似乎有点“口是心非”了。

这已经成为多年的习惯：每到年终，就不免算算旧账，这一年写了些什么，有多少字，有什么可以留下来的东西——我还没有糊涂到这种地步，以为每篇东西都可以传之后世——还有什么失误和不足，今后还应该写些什么。而且，一想到这一年写得不多，有些问题还应该进行探索和研究，就有些冲动，还想提起笔来写。特别是近来老想到，90 年代即将到来，我该写些什么。并且，一想到有许久没有写什么了，就不免有一种失落感。

这并不意味着，我自信还有什么特别了不起的学术著作或作品要写。不过有一种直感，我的时间越来越紧迫了。

去年秋冬，有近十位我熟悉的老领导、老战友纷纷先我而去。有两三位的年龄还小我一两岁。这更加使我产生这种紧迫感。

我这一生，别无所长，也别无所好，所以，旧习难改，或者叫本性难移，新年刚过去不多久，又不禁想提起笔来写点什么。一方面准备好好思考一下，继续写点回忆录，再者，有感而发，就写点



随笔、杂感吧。

冬去春来，这是自然规律。

对于我们这一代老人来讲，则不免是一个短暂的愈来愈接近死亡的时间，这也是自然规律。人老了，但脑子仍然不肯休息，还难免有种种感受，这也是自然规律。

所以，新年刚过，就提笔写了一些杂感，就叫做：冬去春来随感录，以迎接 90 年代第一个新春的到来！

难以解决的矛盾

旧习难改，到了年终，翻翻近两年已经发表的稿子，不胜感慨。数量不多，杂感不少，又仍然难免有几篇悼念亡友的文章，再就是一些与中青年作家谈创作的通讯，总共才有十多万字。我自己很难评价，到底是否还有保留价值。但翻阅之后，觉得还是说了些真情实话，至少还能“以供参考”。于是动了个念头，试探一下，是否有地方愿意出版。我看中了一家出版社，觉得出书的态度较严肃，纸张印刷条件还好，便请位老朋友试问一下。结果，老朋友把该社负责同志的回信转给了我。

我摘要如下：

××同志：示悉。

荒煤同志愿以大作交我，自然万分高兴。

……唯有一事，如有可能，请向陈老代为稟陈。我社因不出低

俗读物，经济上奇窘无比。因此，内部不得不有一不成文的约定：凡

出版已发表过的文章合集，如印数太少，以致亏本者，稿费将少付或不付。此点究竟如何执行，须看将来经济状况。但望预先有一种谅解。

今年出版界利润不低。“××”赢利近千万，“××”



约三百万，唯有我社，几近白丁。原因很多，而主持人如我者，不善经营，实为原因之一。每念及此，辄感惭愧。诚望前辈有以教我。此颂大安！××× 1989. 12. 18。

信很简单，但文字透露的种种复杂的心情和信息，我这老头儿还是能够理解和体谅的。我不能不感到惘然和内疚，脑海里浮起了一连串的问号。

人家已经是“几近白丁”，“奇窘无比”。刚进入 90 年代，我就要他们赔钱出书，于心何忍？

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我当然希望兼而有之。“印书太少”，既无多少社会效益，“少付或不付稿费”，则经济效益也没有了。我固然还没有为了获得稿费而写作，但也没有慷慨到不愿拿点稿费，作为我个人生活中的额外开支和少许补助的“体己钱”。我还不能不考虑到，万一亏损到无稿费可拿，我还得筹近千元去买数百册书送人哩。

书不出了吧，那位出版界好心的朋友会不会笑话：这位“前辈”还是想多得点稿费……

这才真叫做左右为难了。我该怎么办？

不久前，偶然在一次聚会中谈起此事，一位年青的姑娘大声笑道：“不给稿费出它干吗？”

一位中年作者则叹息道：“有人愿意赔钱给你出书，已经是看你们老头儿的面子了，我们出书，还得自己包销一两千册哩！”

那位为我介绍出版社的老朋友就温和地微笑道：“等等再说，等等再说吧。”

等什么呢？我也说不清楚。但我点了头。我确实要考虑，90 年代的到来，我到底还要、还应该写些什么？还是不必再写了？

我面对着这八个大字，“印数太少，以致亏本”，既为我那位出版家的真心话感到心酸，也体会到他那痛苦的心情。

等到什么时候才春暖花开，才会“印数不少，稍有赢余”呢？



写不写、写什么

讲真心话，90 年代的到来，写不写，写什么？内心也的确有些矛盾。

也曾经想过，年龄不饶人，精力不济，也写不了什么，不如干脆搁笔算了。忽然间，浮想联翩，又回忆起许多往事，不胜感慨。

我这一生，从 1932 年动手写作以来，到现在为止，算是 50 多个年头了，诗、小说、话剧、杂文、散文、评论都写过，评论触及的面也广，如文学、戏剧、电影。但是从 1938 年到延安之后，就始终没有成为“专业作家”。总是为工作和创作之间的矛盾而苦恼。建国以来还多次检查过党性不强，1959 年反右倾运动中，还狠狠批判了“无官一身轻”的思想。

1945 年 8 月日本投降后，确定被调到鄂豫皖根据地去工作的时候，我曾经正式向中央组织部打过报告，改名字，不再用荒煤这个笔名，也不再作文化工作，下决心到基层去做群众工作。这一次是下决心搁笔不写了，要改行。但是没有被批准。后来既没有脱离文化工作，也还是不能专门从事创作。

1948 年我又跳了一次，脱离华北文联到石家庄市委宣传部去工作……之后又随着形势的发展，工作变动很多，可始终没有跳出文化工作这个“怪圈”，也没有进行什么创作。建国 17 年来，大概就写了五六十万字的评论文章。

第二次下决心停笔不写，是在 1965 年文化部整风之后，调往重庆去的时候，我被批判也自我批判得体无完肤之后，当时内心确实发誓，从此脱离文化工作，再也不动笔了。

谁想到，不过一年之后被揪回北京批斗直到“监护”、失去自由，除了“文革”开始两年写了十来万字的罪行交代之外，连纸连笔都见不到了。

1975 年到 1978 年，我在重庆市图书馆书库里抄卡片，虽然有纸有笔，也没有写一个字。因为，我记得，“我有罪”。因为，1975 年



5月最后被释放，恢复我自由时所宣布的罪行之一，就是“从30年代到60年代一贯推行刘少奇的修正主义文艺黑线”。我也真不想再拿起那支“黑笔”再把自己抹黑了。

可我也真没有想到，1978年三月的春天，我得到平反，实在无法抑制自己的情感，在周总理逝世一周年之前，又提起笔来写了悼念周恩来的一篇散文：《永恒的怀念》。从此，不断写了一些悼念被“四人帮”迫害去世的老战友的文章，打开了封闭十多年的感情闸门。新时期以来，我在写了一百一十万字左右的各种评论之外，还写了四十多万字的散文。对于一个年逾古稀的老人来说，这也真可以说上是最后的拼搏了。但我相信在这些散文中间，有些真情实感的文字，还可能给后人留下某些不应忘却的历史脚印和美好的心灵。所以，考虑许久，我觉得只要我还能拿起笔来写点什么，那么就按照我这点朴素的愿望，继续抒发一点真情实感吧。总之，我还要写！

我也真诚地祝愿我的朋友们、特别是年青的同志们，不论写什么，怎么写，多给人们留下一些不能忘却，也不应该忘却的历史经验的总结，不能忘却，也不应该忘却的历史和当代的美好形象。前者，是为了推动历史前进，后者则是为了发现、理解、研究这些站在时代前列的人，他们以什么样的精神和品德，形成一股推动历史前进的伟大动力！

数量与质量

近几年来常常看到有些悼念文人的文章，评价他的为人和成就，总得说一下他留下一些什么好作品，创作了多少作品，总共写作了多少字。可见执笔为生的人，写了多少字，终究还是计算这个人的成就和价值的一个标准。当然，无法具体分析其中有多少是正确的，有失误的，甚至是完全错误的。谁也不可能字字值千金，句句是真理。

这也是常识，凡被称为作家或评论家者，也不以写作数量多少为标准。“多产作家”，不应作为贬辞。写作甚少，也未必都是精作。



有些作家昙花一现，却是由于历史的误会。有的评论家写得很多，错误也多。我们还发生过这样的悲剧，批判过“一本书主义”作家、评论家不出一本书行么？……总之，这些问题都可以由现代文学史、当代文学史去研究与总结了。但是除了鲁迅、茅盾、郭沫若、巴金、老舍等极少数作家之外，中国现代、当代的作者创作、著作不多的情况，却相当普遍。这应该引起人们的深思。

前年的初秋吧，我去看舒群，不知道怎么谈起创作多少的问题，他突然激动起来，黝黑的脸颊透露点红色来，他不断挥手几乎是大声呼喊道：

“没有三四百万字的作品，叫什么作家？中国有几个作家能有几百万字的作品？丁玲才有两百多万字，为什么……”

然后他蹲在地上了，因为他一激动，血压不稳定就感到头晕，只能蹲下来休息一阵。

我很抱歉，我也不知道舒群到底给我们留下多少字。我也不知道三十年代我们这一批走上文坛的，有多少人能留下三四百万字的著作。

然而，历史证明，不论是叫写作、创作、还是著作，总还是要鼓励提倡作者多写为好。首先要有一定的数量，然后才能有一定的质量；再经过一定历史的检验和淘汰，沙里淘金，所剩也就不多了。

因此，对于作者来讲，恐怕还是要提倡多写一些，然后再要求作者不断提高质量，言多必失固然难免，但还可知过必改，而因噎废食终不可取。还是实事求是，留待实践的检验，让历史去作出公正的评价吧。

我还是期望并祝愿 90 年代的文坛会成为我国当代文学史上更加瑰丽多采，更加健康、蓬勃发展的崭新的一页！

1990 年春节前后

“职业杀手”与“信息高速公路”

荒 煤

现在，西方发达国家正在热衷于研究建设“信息高速公路”，并宣称，这个“信息高速公路”一旦建成，将大大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简而言之，只要人们购得一个信息高速公路的通行证，你坐在家中，通过电脑、计算机，就可以查阅一切有关信息资料，图书馆、博物馆珍藏的各种版本的图书、艺术品；还可以自己录制储存；报纸也不用订了，是电子报，听凭你自己挑读；你也可以请医生为你看病，开药单甚至送药上门；你也可以根据你所列的来自全国各地市场的信息任意挑选你最喜欢的最新的产品，自然也可以征购、选购各种宠犬，征求你最中意的“女友”；你也可以让服装店为你制作任你挑选的任何样式和材料的服装；更不用说，你还可以任意挑选你所愿意看的电影，甚至可以录下来自己加以保存……总之，许多公共场所如商场、书店、图书馆、博物馆、电影公司都有传播中心，不必亲自光临，一个人坐在家里，不必出门，就可以享受一切。当然，也可以在家里工作，省下交通的时间和不便，工作的成绩也很快可以获得信息的检验——它是否正确的符合要求。

于是，工作、娱乐、健康、购物等等一切生活中重要的问题，都可以随心所欲地在家解决了，你只需要购得这个“信息高速公路”的通行证。

因而，有的理论家预言 21 世纪的艺术将是一个“美妙的世界”，可以在家里欣赏一切，还可以“参与”创作：修改、模拟、创造。

而有的理论家则产生一种忧虑：这种“信息高速公路”愈便利，则愈将导致人与人之间的疏离，也愈将改变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方式。





还有专家呼吁，更需要的是建立“道德网络。”

我年逾八十，能否跨进 21 世纪，也很难说。但可以肯定，中国这么一个大国，建立一个“信息高速公路”绝不是一个短期间就可以完成的伟大工程，艺术将因此产生的“奇妙的世界”，恐怕也不是一个短期间可以实现的问题。我恐怕是看不到这“奇妙的世界”了。

然而，我却不禁激起一些也许是过于偏颇的思考。很奇怪，也很可笑：我产生了一种念头，“职业杀手”杀上门来怎么办？

近年来，也许是老人的多虑，往往看到当前社会生活或文艺方面某些方面的现象，我总难忘却一篇散文：

《我想当职业杀手》

这大概是去年夏天在《南方周末》报“芳草地”上读到的，一位母亲和一个九岁儿子的谈话。母亲问儿子将来想干什么。儿子的回答是，想当“职业杀手”。引起了母亲极为沉痛的一番感慨。她不禁回忆起自己少年时代看电影时，总喜欢问妈妈影片中出现的人物，是好人还是坏人。没想到现在自己的儿子却想当职业杀手。我近些年来因为耳聋看电影不多，很难设想一个九岁的孩子到底看了多少影片和电视，终于钟情于“职业杀手”这个职业。

然而，许多西方影片中，“职业杀手”往往是英俊的青年，活得的的确很潇洒，豪华的生活环境，漂亮的情人，百发百中的枪法，敢作敢为的英雄气概……能说没有一点魅力么？

这些年来，谁能统计出来，进口的外国录相片、影片中有多少这样的职业杀手？！

近些年来，有的评论者动辄斥责别人提倡“教化”作品，但是对泛滥成灾的热衷描绘旧社会一些渣滓人物的作品所发生的潜移默化的作用却视而不见；有的领导同志对一部严肃题材的影片或作品求全责备，挑剔颇多，却对大量所谓通俗流行的出版物和录相带不加严格管理……“上梁不正下梁歪”，孩子们又如何去抵挡得住“职业杀手”的诱惑？！

今年一月我在成都街头看到一个布告，宣布破获了一个四五个



青少年多次强奸少女的小集团。最大的二十五岁，最小的才只有十五岁，他们不仅诱奸、强奸甚至轮奸，而且还用利器残酷地凌辱少女的肉体……这种行为是他们凭空想像出来的么？

前不久，报纸上不是也有过这样的报导：河南四个小学生看了电视片《新白蛇传》，要服毒去到天堂一游么？

再有是两个月以前，英国某地发生一件轰动全国的案件：两个十岁左右的孩子把一个两岁的婴儿置于铁道上让火车辗死，后来发现作案的情节，正和孩子的父亲不久前带回家中的一部录相带的情节相似……

难道现在西方国家物质文明的发达，却和青少年犯罪率同步上升的现象是必然的么？

电影艺术诞生快要到一个世纪了：从银幕上的“杂耍”到故事片，从黑白到彩色，从窄银幕到宽影幕、立体声，风靡全世界，却没有想到遇到电视的挑战和威胁。

西方专家断言“信息高速公路”的建成和发展，将出现一个艺术的新的“奇妙的世界”，现在还难以预见。但高科技的发展是无止境的，无国界的，对文化的影响和传播的速度是空前的。

因此，对“信息高速公路”这个信息，不可不信。如果建设成功，必将是文化普及和发展的必经之途。而文化传播媒介的日新月异，更加广泛，则更加容易渗透整个社会 and 家家户户，直至每个孩子的心灵。

但愿不是我老人“自作多情”或“自寻烦恼”，我希望每一个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的人们，必须高瞻远瞩，看到随着新科技的发展，文化艺术必将面临一个新的挑战。

这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面对两亿多儿童，作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文学艺术家们，不能不思考，“职业杀手”杀上门来了，我们该怎么办？

两亿多儿童中，即使有一个儿童想当“职业杀手”，也是文艺工作者的耻辱！

何况，文艺界现在也有人主张文艺就应该是商品，竭力迎合市场需要去炮制低级庸俗甚至色情的东西，他其实也已经是一个腐蚀青年的“职业杀手”了。

我衷心希望即将达到十二亿人口的大国要建设一条用真诚的理想、信念、思想、道德、科学文化去沟通亿万人民心灵的“信息高速公路”，而随着种种新信息召唤而奔驰在这条高速公路上的却永远是朝气蓬勃的新的一代——一代又一代的社会主义新人！

1994年5月22日

